

传家宝

向陽等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寶 家 傳

向 陽 等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717.1

112

內 容 提 要

本書選輯了有關上海市私營工商業者在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中的六篇真實故事，這些故事都曾先後在報紙上發表過。其中“傳家寶”、“九十八只手表”是寫資本家在企業公私合營以後，將私蓄投入企業增資的故事；“兄弟、妯娌和子姪都和好了”是寫資本家在社會主義改造中，由於社會主義覺悟的提高，從而改善了家庭關係的故事；“爭取做一個社會主義勞動公民”是寫一個資本家在企業合營以後，在公方人員的幫助下，改變了領導方式的故事；“啞巴‘講’出了心裏的話”和“‘節節高’”兩篇是寫資本家在企業批准公私合營以後的喜悅、感奮的情形。



傳 家 寶

向 陽等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78號

導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1/36 印張：16/18 字數：13,000

1956年4月第1版 195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20,000

統一書號：T10077·237

定價：0.10元

目 次

“傳家宝”.....	向 陽	1
九十八只手表.....	毛樹奎	6
兄弟、妯娌和子姪都和好了	新聞日報	9
爭取做一个社会主义劳动公民.....	梁廉榮	12
啞巴“講”出了心里的話.....	湯有仁	21
“節節高”.....	柯則夫 郭嘉謨	25

“傳家寶”

向陽

一九四八年夏天，蔣介石賣國集團面臨死亡邊緣，對人民的壓榨愈來愈兇。上海百達棉織廠資方季慕卿，看到物價一天几漲，偽幣不斷貶值^①，惟恐手里所有的一些“籌碼”^②會得一天短似一天，和几个兄弟一商量，就買進了一大批黃金。

這筆黃金，他們祕密保存在向中國銀行租用來的保險箱里。偽幣貶值，黃金只有相對的漲價；既可留給子孫，又不怕盜搶賊偷，正是“萬無一失”。夏去秋來，“金圓券”成了一束不經燒的“干柴”。賣國集團的猙獰面目，已經裝不來假。市場上傳來一個消息：蔣匪經國要搜查中國銀行里私人租用的保險箱，用偽金圓券來強制收買黃金。

①貶音扁，貶值就是跌價。

②代替實幣的用品。

季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男女老小有五十个人左右，这批黄金的所有权，分别属于他们；一时众口纷纭，各有主张。最后决定：以八个兄弟为主，分摊保管，每人取得六十两。

随着大家有了同样数目的黄金之后，大家都有了不同的意见和心肠。于是弟兄八个，各立门户；就是住在一起，也不许开支相混。谁有花钱的“本事”谁就敞开来花，谁也不能管谁。于是，就是这批作为“传家宝”的黄金，为季家挑开了家庭悲剧的序幕。

第八个兄弟季海磷，既有钱，又年青，还能够在市场里投机；整天都混在跳舞场和酒吧间里，吃喝嫖赌，乱搞女人。小家庭里闹得乌烟瘴气，做妻子的要婆婆作主，无奈母亲也管不了这个儿子。

挥霍成了习惯，投机又失败，季海磷不但把六十两黄金都花得精光，另外还负了五千多元的债。走投无路的結果，季家的“八少爷”自殺了。

“传家宝”送了季海磷的命，还给季家全家带来了恐惧与不幸。土匪、流氓要钱的恐吓信不断寄来，诈钱绑人的汽车公然停在季家门口。有一个白天，三个土匪闯进了季家，用手枪逼着他们一家人和一个管钱的帐房到一间小屋里，然后取了钥匙，拿走了银

箱里全部的錢。

季老太太聽到土匪進了大門，急得從二層樓的窗子上跳下來，跌掉了門牙，人也隨着昏厥過去。

打這時候起，季慕卿的父親就不敢單獨在外面走動，因隨時都有被“綁”的危險。老先生每次出門，老太太總跟着一起去；留在家裡的也都惶惶不安。

解放了，社會秩序逐漸安定下來。但是，作為一個資產階級分子、而又對政府政策不夠明確的季慕卿來說，他是有些害怕“共產”的。一九五〇年初，季慕卿派了第六個兄弟季培元到香港去，把解放前存在那邊的二十萬元港幣兌成了美金，存入美商大通銀行，當時他是這樣想：“美國銀行當然最可靠。”

抗美援朝一開始，美國政府無理凍結了中國人民在美國銀行里的存款；季慕卿這一個存戶和美國銀行的聯系從此中斷。

慕卿的愛人包涵芬，怪丈夫太相信了美國銀行。慕卿自己對美國銀行以及美國的看法也開始有了動搖。

季慕卿在此期間經常看報，中朝人民接連不斷的勝利消息，使他震驚而感動，他完全沒有想到，立國才一年多的新中國協同朝鮮人民，竟然挫敗了世界

上的头号帝国主义和許多帮兇國，取得了輝煌的勝利。这时，季慕卿和季震元兄弟都已担任了上海区的抗美援朝支会委員，在購買飛機大炮支援中國人民志愿軍的捐獻运动中，百达厂就捐獻了三万六千元。抗美援朝的勝利使季慕卿認識到了中國人民的力量。

“三反”、“五反”运动中，百达厂被評为基本守法戶，季家兄弟管理生產的責任心比过去有了提高。

这几年來，百达棉織厂厂房擴大了，工人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半。过去只生產內衣胚布，現在已成為全能厂，產品由國营百貨公司包銷，企業有一定的利潤可得。同时，季家的年青一代，起了很大的变化。慕卿的最小的、排行第十的兄弟，在新社会里成長起來，大學畢業后由國家統一分配工作，受到了党和國家的教育，参加了青年团；先后到了沈陽、太原等工業城市。家里担心他生活不够舒服，一次又一次地寄錢去；他都原封不动地退回來。在給母親和哥哥的信里說：“我有我自己的劳动收入，不要家里的錢。”他不要厂里的股份，也不要家里分配到他名下的六十兩黃金；只要求把他的名字从厂的股東冊上抹去，以便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光榮的劳动者。——他和第

八个哥哥季海磷是同母生的，母親在季海磷身上受到很大的痛苦，而这个最小的兒子帶給她一份安慰与驕傲。

“傳家宝”在季家家庭里的重要性愈來愈下降。季慕卿兄弟参加了工商联組織的第一个五年計劃學習，認識到个人的前途决定于國家的光明前途，因此曾經想到把“傳家宝”繼續攔在家里沒什麼用；但是在考慮到如何处理的时候，在这五十个人左右的大家庭里，意見一时又統一不起來。有的要繼續留着，有的要打首飾，有的只肯買公債。这个怎样处理黄金的一場爭論，反映了他們兄弟妯娌之間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前途看法还有分歧。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間，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進入了新的階段，季慕卿兄弟听了毛主席在全國工商联执委座談会上講話的傳達，學習了有关文件，个个欢欣鼓舞。

十一月十四日和十九日，季家先后召开了二次家庭會議，討論到如何处理“傳家宝”的問題。但是不同的意見仍然存在：母親想藏着金子派急用；大嫂認為可以留着買公債；二嫂因她丈夫經常有病，子女又多，要留下來貼补今后生活……。

十二月十九日那天，季家全家都到厂里去收听陈毅市長的政治报告。在此之后，又开了第三次家庭會議。就在这次会议上統一了認識。先是老母親想到解放前一次盜劫，跳樓掉牙，至今筋骨还常因此發酸；現在到了新社会，这些災难沒有了。接着二嫂也明确了政策，企業公私合营后，資方都有很好的安排，兄弟間也可以相互照顧，下一代都有他們美好的前途。——这一次家庭會議的結論是：一致同意把家藏的黃金加上妯娌們的私蓄首飾都拿出來，全部作为企業投資，總數是四百九十五兩。会上还决定由季慕卿、季震元、季培元三兄弟起草，寫信給陈毅市長报告这次家庭會議的結果；由包涵芬等妯娌五人負責把黃金去兌現。

那天正下着大雨，季家妯娌五人，高高兴兴地冒着雨把黃金送到銀行，兌成現款，轉作企業資金。与此同时，季慕卿兄弟等也提出了要在实际工作中好好改造自己的保證書。

九十八只手表

毛樹奎

滬光鐘表行是上海延安东路上一家半開間鋪面的小商店。老板俞征偉和她的爱人郭蘭芳，为了迎接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把价值約一万二千多元的名貴手表九十八只，增加企業投資。

这批手表在他們家里是一个祕密，除了他夫妇兩人，再也沒有第三个人知道。在九十八只表里，有三十四只还是在解放前蔣匪幫發行金圓券时，俞征偉用郭蘭芳的私蓄十多兩黄金換來的；二十只是在上海剛解放时郭蘭芳用她子女歷年積累的“压歲錢”湊上一点私蓄買進的。其他四十四只是俞征偉的。

夫妇倆为了这批手表的收藏，曾費过一番心計：一九五〇年二月，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農曆的大年初一，他們事前買好了几張戲票，打發三个子女和店里的職工都去看戲，然后关上了門，把一張木靠背椅子翻过身來，在椅子底下釘上木条，垫上棉花，把九十八只表平放進去，再鋪上一層棉花，釘上一層木板，塗上和椅子相同的顏色。就这样，这批手表在椅子夾層中藏了整整五年又十个月。

“五反”以后，俞征偉被选上区同業公会副主任，經常参加一些稅务和工商联的工作；他漸漸覺得在椅子夾層里的祕密不那么妥当了。去年年底，他听

了关于六中全会的传达报告，接着又听了陈市長的政治报告，他的思想更起了变化，下决心要把这批手表拿出来对企业增资。可是爱人这一关如何打通呢？俞征偉便拿一些社会主义改造的道理讲给郭蘭芳听。只是一提到手表，便被郭蘭芳阻止。俞征偉也知道要耐心一些。



俞征偉和郭蘭芳在一九五五年除夕，把九十八只手表取了出來。

一天，報上登出了百達棉織廠資方季慕卿拿出四百多兩黃金增資企業的消息，俞征偉讀了很受感動，又向妻子說出了自己的心事。可是郭蘭芳還是擔心子女的教育費和自己的防老問題。俞征偉就提議做一個試驗：他們把在五愛中學讀書的大女兒俞玉英叫進房來，母親說要把一只鑽戒和一顆金鷄心送給她。可是俞玉英爽快地回答父母說：“我要這些干什么？將來從學校出來，有政府分配工作。”郭蘭芳因此信服了，連自己的防老問題也不再作打算，很快的同意了丈夫的意見，在一九五五年除夕，把手表取了出來。俞征偉還在今年元旦開了有三個子女參加的家庭會議，和一個勞資座談會，他宣布：“這批手表實際上是剝削得來的，現在要把它向企業增資。”

兄弟、妯娌和子姪都和好了

有這樣三兄弟：老大翁培栽，老二翁培德，老三翁灝儒，兄弟間感情一直不大好，老大、老二之間甚至鬧得很僵，可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偉大勝利聲中，彼此感情却好起來了。

過去兄弟感情不好，原因是：老大是在上海福州

路上开“受古書店”的，經營古書業，后來开过鋼筆厂，現在經營文具；老二呢，也在福州路上开店，过去也經營古書業，現在开“國粹文具店”；老三也做这行生意，現在在人民路开“大匯鋼筆厂”。由于“同行必妒”，不免明爭暗斗，所以連兄弟手足之情也顧不得了。

这种矛盾，平日是不大顯露的，有一次，在供养母親的問題上却爆發出來了。三兄弟都表示自己最孝順母親，可是僅僅为了誰應該多拿出一塊、半塊錢來，就爭执个不休，老二还打了老大一記耳光。从此以后，兩兄弟已有兩年多不來往了。有时候一起在同業公会开会，也冷冷地比陌生人还不如。

这回，他們兄弟感情忽然好起來了，事情是这样的：

他們家里有一批祖傳的古書，珍藏在揚州故鄉已經很久了。老大听了陈毅市長的政治报告之后非常感动，因为看到許多人拿出私蓄投入企業，增加資金，就回家跟妻子商量，說自己沒有什麼金子可以投入企業，为表示自己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心意，决心把这批祖傳的古書都拿出來獻給國家。他妻子听了非常贊成，鼓励他說：“不要說拿出这点書了，就是献

出另外什么对國家有用的东西，也都愿意。再說，你的兒子、女兒的腦子比你還清爽，他們早已向你提議過多少次了……。”老大听了，决心就此下定了。

但是，他又想到，这批祖傳的古書，是三兄弟都有份的，一个人不能够完全作主，万一兩個弟弟不贊成，那怎么办？尤其自己跟老二已經鬧僵了，就怕他不答应。后來，他在同業公会开会，听同業鼓励他說：“应当主动团結弟弟……”“为了社会主义，还要別什么气啊！”这一說，使他得到了很大啓發，他就决心主动地去团結弟弟。他鼓起了勇气首先去找老三談。老三夫妻倆听了他的建議，都很贊成，这一來，使他勇气更加增加了，他就要求老三去征求老二的同意。

过了几天，老大一时听不到回音，着急起來了，打电话問老三，老三回說：“老二說，要考慮考慮……”，考慮些什么啊？老大更急了，他就抛开一切顧慮，約了老三一同去找老二当面商談。其实，这时候老二也已听了陈市長的政治报告，認識也不同了，他还打算要把自己鑑定古書的經驗对國家做出点貢獻呢！

这天，动人的一幕就出現了，已有兩年多不在一

起談笑的三兄弟，就在人民廣場上边走边談的開起團結會來了。老大首先開口，對老二說：“過去的事，我没有什么意見了，我們弟兄應該團結。”老二也就表示，他贊成把祖傳的古書拿出來貢獻給國家，並且要寫信到故鄉去征求母親的意見。

從這次見面以後，短短幾天之內，三兄弟又見過了多次面，商量着怎樣把這件事情办好。不但老二夫婦都親自到老大開的店里去找過老大，老二還一連去了二次。妯娌之間也有說有笑了。

接着，這消息傳到了子姪們的耳朵里，小弟兄們都高興極了。老二有個兒子叫翁昌嘉，是高中學生，他說：“這真正是我們小弟兄的喜訊啊！”原來，自從老弟兄三人的感情不大好以後，早已弄得小弟兄之間也一直不大來往，感情十分平淡，這一下，就使得小弟兄們也親密起來了。

（載一九五六年一月廿三日新聞日報）

爭取做一個社會主義勞動公民

梁 廉 榮

去年十月，上海搪瓷工業實行了全業合營。公

私合营久新搪瓷厂又併进了一个和平搪瓷厂。在祝贺合併合营的时候，久新厂的副厂长（私方）潘双全对和平厂的私方代表说：“國家的政策是说啥是啥的。合营以前，我担心吃了三十年的搪瓷飯就此完結，可是國家重視我們的技術經驗，还不断教育和帮助我學習社会主义經營管理。現在，我覺得：在企業公私合营以后，我才真正認識自己的前途。”

这一番話是久新厂合营一年來潘双全在企業改造中逐步改造自己所得出的深刻体会。

从搖擺到安定

早在一九五三年，國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出以后，很多私营工商業者看清了社会主义的前途，要求公私合营。搪瓷工業中有一些資本家也爭取企業公私合营，潘双全也想提出申請。但是他心里不免七上八下。怕自己沒文化，不会算，不会寫，將來在公私合营企業中派不上用場。

正当他動搖不定的时候，北京國营搪瓷厂請潘双全到北京去帮助國营厂改進技術設備。他到了北京，親眼看到这个原來是“爛攤子”改建起來的國营厂，工人們生產热情那样高漲，產品質量也很高，他